

# 历经17个月,调查了35家企业,上海4个女大学生体验调研日结工 “灵活就业”的他们比想象的努力

去年12月的一个凌晨,一辆坐满“日结工”的大巴车缓缓从昆山大中华园区驶向附近的厂区。车上两个面带稚气的小姑娘拘谨地挨坐在一起,她们是来自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的本科生杨凯琳和李佳宁。

与此同时,百公里外的上海松江车墩,另两位女大学生金瑶、张丹丹也坐上了工厂的大巴,她们当天工作是快递分拣,12个小时能赚150元。

4位女大学生“体验”当“日结工”是为了开展一项关于“灵活就业”的调查,而“日结工”正是她们的研究对象。

青年报记者 郭颖

## 调研 结论

## 年轻人就业观 发生了较大改变

调研日结工群体,为什么要“体验”?金瑶坦言,实地体验是调研的突破口。团队首先去了深圳龙华的三和人力资源市场调查,还去了人称“新三和”的龙华汽车站附近调查。在调研初期,无论是日结工、中介还是企业,对调研都讳莫如深。

由于政府对深圳三和人力资源市场的强制整改,以及媒体的大肆披露,许多人对“日结工”“三和大神”等词特别敏感。“你们问这些干什么,肯定是记者吧”“采访?我知道,你们肯定是政府来摸底吧”“人家也不愿意理你呀,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跟你说呢”……女大学生常常碰壁,于是决定:干脆做几天日结工,混个脸熟,也能趁机认识一些日结工,倾听他们更加真实的想法。

“体验”当日结工期间,张丹丹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,日结工比起长期工,并不平等。有一次做化妆品加工的时候,有个负责套刷头的妹子,突然看了一会儿手机,就被管理员训斥了一顿,直接把妹子训哭了。然后妹子气不过,辩解了几句。管理员直接让她下班,还说“反正有的是人干”。

女大学生们还难忘龙哥的故事。他是四川人,已经在昆山大中华园区待了两年多。在此之前,他在成都帮姐姐做生意,还在小镇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负责维修电线。而且他早就攒够了首付,在家乡买了房子,但是目前却没有想要回去生活的想法。因为在家乡周围全都是亲朋好友,平常免不了父母的唠叨。现如今,父母还不停地催婚。于是他想到外面来闯闯,最开始他去的是深圳,后来又辗转到了昆山。他说虽然外面生活辛苦,但还是享受自由自在的感觉。

像龙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,不少日结工并不为生活所困,他们只是觉得日结工时间

安排灵活、工资结算方便、开心自由。

“一些年轻人的就业观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。”金瑶告诉青年报记者,“一般认为长期工应该至少干一年以上,但是我们通过访谈发现,日结工认为做个半年就算长期了,甚至有人认为是两三个月就已经算长期了。而且,他们流动性强,大部分人都至少去过两三个城市。”

历时17个月,女大学生们访谈了近百人,调查了35家用工企业、12家职业中介、6家政府单位,发放问卷600余份,最终撰写了7万字的调查报告。

“虽然过程比较累,但是回想这一年多来的收获,我由衷地觉得很值得。”杨凯琳说,“以前我们在课堂上学《人力资源管理》《社会调查与分析》,我考了很高的分数,但在活生生的现实问题面前,还是觉得自己无从下手。庆幸的是,经过这个项目,我真正体会到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。”

李佳宁以前总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小的本科生,关注民生、承担社会责任这些词汇,只出现在政治课上。但是通过这个项目,她意识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“为民谋福祉”是每一个大学生的使命。“用自己的所学为国家服务、回报社会,我们一样可以做到。”

“灵活就业很可能成为部分‘后浪’们的就业新模式,明确界定灵活就业对象,完善相关法律法规,构建大数据灵活用工平台,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未来的解决策略。”女大学生们支招。

目前,这一调查报告已经提供给市政协委员、宝山区人大代表,他们已经据此写成关注灵活就业的提案和建议,带到了两会。前阵子,女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回应。

打算?

金瑶:首先,深入调查保险市场。日结工作为一种较新的就业形态,社保方面的相关规定还存在着空缺。另外,调研发现日结工群体参加培训的意愿强烈。因此,接下来我们也会从职业培训角度,开展进一步调研。



四个女大学生“身体力行”地深入基层体验调研课题。

本版受访者供图

## 体验 心得

## 辛苦超出 女大学生的想象

“你们是学生吧?学校没放假就出来做日结了?”“上学不好吗?累了可别哭啊!”在众人异样的眼光中,两个小姑娘只能连连点头,拉拉口罩掩饰脸上的尴尬。这是她们第三天日结生活,当天要去做的工作是流水线装配。

晚上8点,结束了一天的工作,女孩们拿到了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。放在以往,这不多的钱可能会瞬间变成一堆零食,或者几张电影票,但是,这天,她们觉得格外沉重。“太辛苦了,超出我们的想象。”女孩们难掩疲惫地说道,“不过,这是我们近距离观察日结工群体的最佳途径,和日结工做朋友,和流水线主管套近乎,和劳务中介拉家常,这种情境下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。”

说起这次“体验”的初衷,项目团队负责人金瑶说,那是源于

网红“三和大神”。

“干一天,可以玩三天”“兄弟别去,那是黑厂,我们去上网”……一年多前,网络上群喊着这些口号的“日结工”引起了金瑶的注意。他们聚集在深圳三和人力资源市场附近,打工混吃,游戏人生,被戏称为“三和大神”。

经过深入研究发现,深圳三和并不是唯一的日结工聚集地。在长三角、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,都有较大的日结工劳动力市场。他们做着“一日一结”的工作,看起来自由、灵活、来钱快,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:收入微薄、没有保障、常被歧视,他们处于“三不管”地带——政府不好管,企业不愿管,出生地管不着,给社会治理带来困难和隐患。

为什么明明有很多机会进厂做长期工,但他们依然选择日



结工作?这样的“日结热”会持续多久?是青年人的一时兴起,还是时代的大势所趋?怀着疑问,金瑶与同学们讨论后,在许科老师的支持下,确立了《从“干零活”到“享灵活”:日结工群体灵活就业状况分析与保障策略》研究主题,走上了漫漫的调研之路。

由4位女大学生组成的项目团队走访了上海车墩、昆山大中华园区、深圳龙华、义乌青口等地,对日结工、劳务中介、日结工聚集地周边商贩、用工企业和当地政府进行了调研。

题和政策瓶颈,为政府出台政策提供参考。

青年报:调查过程中,有哪些结论是你们意想不到或者被颠覆的?

金瑶:日结工群体比我们预想的要勤奋努力。调研初期,我们认为日结工群体都是像“大神”那样不求上进、浑浑噩噩的

## 对话

## 日结工群体 比预想的 要勤奋努力

青年报: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?

金瑶: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“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”,但如何落实落地还存在问题。因此,我们想全方位描绘日结工群体灵活就业的现状,多维度刻画他们的生活与心理状态,发掘灵活就业中存在的问